





急緩之使宜加曠瘼之罪

具招條例

一議得趙甲錢乙律答四十孫

丙李丁答三十俱有

大誥戒等趙甲錢乙答三十孫

丙李丁答二十還賊役責限脩

理

頒布之後一切舊刻事例未經今次載入如此附律

條等項悉行停寢凡問刑衙門敢有恣行引擬或

移情就例故入人罪苛刻顯著者各依故失出入

律坐罪其因而致死人命者除律應抵死外其餘

俱問發為民

### 刑臺法律卷之十六畢

## 鼎鑄六科奏准御製新頒分類註釋刑臺法律卷十七

新增孔部元  
法四六叅語

初復檢驗本末

甲午仲春考棟首卷叅語

趙甲身當一方保障賊握萬里

兵符方倭之未燃不聞關外將

軍有令及賊之愈熾更無腹內

甲兵可籌樽俎折衝之謂何而

可若是之怠事也錢乙寺既不

能摧鋒破陣又不能馬革裹尸

孫丙寺既不能嬰城自衛又不能

罵賊掄軀均惟愛死以圖存有

愧捨生而取義李丁寺委在倭

至元五年六月 中書右三部契勘隨路稱免重囚

多為初檢時司縣官不行親去監檢轉委巡檢或司

吏弓手人等檢驗遂人到屍處亦不親臨監視監憑

件作行人口喝檢到傷損致命因依附口取責行人

檢驗文狀復檢官吏檢驗不同暗行計問初檢人寺

抄錄初檢驗狀雷同回報本處官司又不照驗所檢



松喬氏存



奴殘破之頃正當轉弱為強之時乃敢愆期而不進忠王事當請兵探息之重宜懷計周謀密之圖乃敢錯誤而欺公失軍机者將誰諉也與趙甲并俱加兩現之誅用示五兵之警再照王武始雖頭降以遷過終則負固以掠人若欲盡屠其党恐干蒼穹厭殺之仁合無止刺元魁仰

朝廷好生之德

○  
丁酉孟夏考品首卷恭語  
總兵鄭庚心惟負國氣匪吞胡北門之鎖鑰已踈虜乘內寇西陲之保障安在民受度况

法黨下僚之奸掩耳听上欺之計姑懲贖杖仍復原官守備周戊虜之未至既不解膏車秣馬於平時賊之已臨又安望禽你草薙於今日降級之例似輕克戊之條斯協千戶孫丙極圖素秉有錢神罔顧城中無甲士真贓尺露雜絞奚辭王辛捏詞射利豈知害随利以同歸趙甲用賄求開安鏡罪緣開而並至錢乙效孟容之逃秦王閔有禁李丁查漢人被擄金律宜科諸犯者恭乎法酌乎情案上及公朕之斷輸諸心悅諸首庭前咸誓服之夫

實與不實憑准檢狀及准告人指執并捉事人涉疑詞因將所疑人鍛鍊須要承狀本人不堪任問虛行招訖申到本路官吏看同常事又不仔細披詳所招中間有無冤抑止依先招取訖招狀結案申部由此致有冤枉據此若不通行緣檢屍傷致命因依及鞫勘重刑係關人命其害非輕合下仰照驗今後檢驗屍傷委本處管民長官劃時將引典史并諳練刑獄正名司吏信實慣熟件作行人不以遠近前去停屍處呼集屍親并隣佑主守人等躬親監視令件作行人對衆一一仔細檢驗訟屍應有傷損及定執要害

致命因依取件作行人重其結狀并無漏落不實文狀檢屍官吏保明委的是實回牒本處官司復檢管吏件作行人回避初檢屍人等依上檢驗亦取行人其結文字回報原委官司若長有故委其餘正官檢視如承檢公文本處官司照勘所驗委的是實將被戮人研窮磨問如有宿食下落召保踈放若賊人贓仗明白委有顯証取犯人招伏追會完備對家屬審過無冤申報本路總管府經歷知事司吏人等將來解了仔細恭詳中間有無冤抑亦無可疑情節總府先行審過無冤再行取責所招情由府官公差將囚



戊戌季冬復考首卷

趙甲躬司典守心切侵漁盜帑金而私假為迷利海以忘刑按約法以懲辜允協曾盈而遣成孫丙又孫丙義利之閑頭莫辨官錢之揭貸已垂連侄竊以鳴官隱已情而出首宜科雜絞用戒貪奸李戊周丁行竊有年自是穿竊之老寇漏網已久深居鄭澤之荏苒雖曰竊係官賈第以藏諸民室難作常人之盜姑科凡竊之徒錢乙始誘愚氓而借物復索厚利以歸囊四金之賍跡已明三載之置郵應配孫丁恣酒佚遊不念叔氏焚燬之訓招朋入室操謀夜竊臥榻之

財倖叔首相容冒免辜而非縱

○  
生員趙甲青燈倦讀古剎閑行誤入禪房驚散巫山之雲兩觸雁僧忿輒與平地之風波持刀謀殺於書齋欲圖滅口搭磚反中其硯石遽爾亡軀僧罪人拒捕格殺者似屬無刑儒非庶捕之儔惟死者亦當有抵合比閉殺庶協輿情  
指揮周戊貪不畏法狡更欺公以駑駘換良驥惟知利已損人將低直貨高騎不顧明條重罰孫丙始誘穉兒而鬻口外繼謀弟婿以殺無辜致使文戮子

人押領面對家屬將所招情罪從頭一一對衆讀示再三審復委無冤抑取本人伏辯家屬准狀結案開申無得違錯全為各路申到檢屍文狀不一立到体式隨此連去仰抄錄行下所轄州縣去處已後依式申報如有違錯定是取招治罪施行

### 屍首檢訖埋瘞

至元十一年六月 中書省兵刑部承奉中書省刑判送御史臺呈備山北遼東道按察司呈本道所轄北京等處遇有身死不明之人官司初復檢驗訖不

行埋瘞將屍起於棚樹棧閣以致風日曝吹蠅虫咕囁時值暑月皮膚破裂脂肉潰流重觸天地神見之無不感傷卑司欲擬改正如初復檢驗訖責付屍親埋瘞遇無屍親者責付地主隣佑推行收埋插立封牌標寫年顏形貌使行旅見後廣傳令屍親知而來認實愈棧閣以厚風俗事奉此本部議得依准按察司所擬是為當呈奉 都堂鈞旨送本部准呈仰依上施行

### 隣近檢復屍例



離生怨死慘造意加功者自應棄市共謀未去者又當減科他如花百廓惟識兄寃為可訴輒聽增捏之虛詞沈卯井但謂友誼可主謀豈顧教唆之獲罪各擬徒配用警刀奸

○  
聶辛官叨別駕委縮郡符昧四知而納賄自謂暮夜可欺人出二獄以偷生不顧死者之飲恨律絞例戍情當法宜即丁金盤一擲邀黨奪妻管氏救水三食尋姑減食一致節姬之服亦一致衰孀之自經先徒妬媚各斬何辭龍戍等助奪因循友情按律奚逃流配管壬行求雖為妹

掩坐贓亦得贖徒趙大將妻作物以輸人結髮之良心已喪趙二順妻逆母以遺訓劬勞之至愛安存均干杖罰用篤天倫

○  
總兵孫丙既作北門之鎖鑰敢為當道之豺狼賣軍占役已真雜絞克戎允協錢乙身膺世胄對寇敵而奔、連命斬之以懸臺街陳四等役屬家丁刃平民而筑已就地剔之以尉泉壤王辛井雖曰把筆之臣未諳軍旅之事然敢至輒去欲保首領也得乎趙甲等均曰執戟之官不閉廷尉之法然脫班冒級求無罪也難矣陳二等以俘首而

大德元年六月 江西行省據臨江路申檢驗屍首擬合行移隣境附近官司復檢洋鄉州抵接潭州路醴陵浏陽等處界分係屬荆湖行省管領依上行移檢復展轉生受乞照詳事省府相應如果抵接別省地面中間不便行移本省所屬附近官司施行

### 官吏親臨檢屍

大德六年四月 行臺劄付監察御史奧敦承事呈言內一件今後令有司凡有死情公事隨即差官初復檢驗其受差檢屍管承文字日不移時刻依例將

引件作人吏屍親隣佑行兇人等前往停屍去處檢屍官吏須要親臨已死人屍側監督件作人等眼同仔細看視傷痕定驗端的致死根因依式開寫屍狀於定驗致命傷項下具說前項傷痕係檢屍官某人吏某人親視屍身今件作行人定驗別無不實重耳結狀回報外據復檢管吏人等回避初檢管吏件作行人依上檢驗其檢屍官吏並不許逗遛不即前去以致已死人身屍潰爛不堪檢驗及不得不行臨屍檢驗止憑件作行人口喝傷痕定檢致命亦不許復檢官就用初檢管件作行人及計囑初檢管吏通同



私相買賣例有明條周成寺以班次而設計偷安律無姑息

守備周成叨典一隅保障全藉百萬貔貅胡為志在盈囊縱荷戟之夫袖手錢能通鬼令守邊之卒私歸穢跡有微雜統無赦趙甲等知吳已乃盜跖之巢不絕交而猶然過訪吳已乘趙甲等蟻聚之便湊機會而頃起劫情甲等明火于內吳已把風于外總屬盜之得財不論贓之分否咸當速斬用快人心錢乙未發鳴官自新之一念當憫因傷事主首條之邊成宜科孫大不能過于於未盜之先返圖代首

于既逃之後豈知事發在逃不在自首之限子雖愛美其如律何孫丙既已擬死孫大合准供明

武夫之戔法比亡有之而漕運之武夫為尤甚孫丙等因醉斗酒之私息強償窮軍之官粟李丁濫作眾戎之領袖暗藏甥貨于粮舟孽皆已作贖何辭衛丑等不知布厲公豈得恃情而私假韓辰等罔顧粮称官物胡可侵難以克需錢乙置酒圖財斃斷之深奸何巧趙甲托朋借布桑梓之雅誼有虧均科雜死之刑用示有生之戒他如局

回報檢屍文狀各道廉訪司常切體察如有違犯者將檢屍官吏斷罪勒停以望檢驗得實天辟之獄易為鞫問不致冤抑得此憲臺議仰行移有司依例檢驗如有違犯擬合斟酌所犯輕重斷罪施行

### 檢驗法式

某府某州某縣其處某年月日某時檢驗到某人屍刑用某字幾號勘合書填定執生前致命根因標注於後

#### 一仰面

頂心	偏左偏右	顙門
頭顱	額角	兩太陽穴
兩眉	眉叢	兩眼胞
兩眼雙睛	兩腮頰	兩耳
耳輪	耳垂	耳竅
鼻梁	鼻準	兩竅
人中	上下唇吻	上下牙齒
舌	領頰	咽喉
食氣額	兩血盆骨	兩肩甲
兩腋肌	兩胎膊	兩肱脰



開...  
騙誑騙者無非設計坑人附舟  
作保者不過因人成事各懲本  
律諒亦輸心

趙甲寺奉院委而無振刷之功  
縱下僚而成侵漁之弊例既有  
違律當杖贖李丁寺不思軍器  
造不如法武事將安為用惟圖  
扣銀於一持罔顧充戎於永遠  
衛丑盜牌甲而鬻之夷呼外甥  
而為之伴計雖得矣其如律死  
之無赦何朱午逃配所而替之  
家駭刁民而為之黨騙雖就矣  
奚逃應得之罪名也楊已受錢  
暮夜惹敵同舟天心厭靈故使  
尤申以首之附近之成彼當其

心而飲服矣他如蔣寅胡辰者  
又皆藏汙之澤也均宜不應用  
示無知之戒

長史某授命輔藩不作天潢之  
砥柱聽說惑主真為宗國之罪  
臣鄭庚縮銅綬于孔封納賄貲  
于暮夜但知婚可逼人顧法  
難漏網馮壬寺犯事雖曰有殊  
均是吞舟之鱷趙甲寺合謀總  
皆為利真同棹尾之狐朱奉寺  
意在得財豈擇東床之坦腹王  
辛寺謀專攬造奚思暗矢之傷  
人諸犯者律有定刑例應均遺  
至于張三王祿一為官差一緣  
主命情出有因法當杖罰

兩手腕  
兩手心  
十指

十指肚  
十指甲縫  
胸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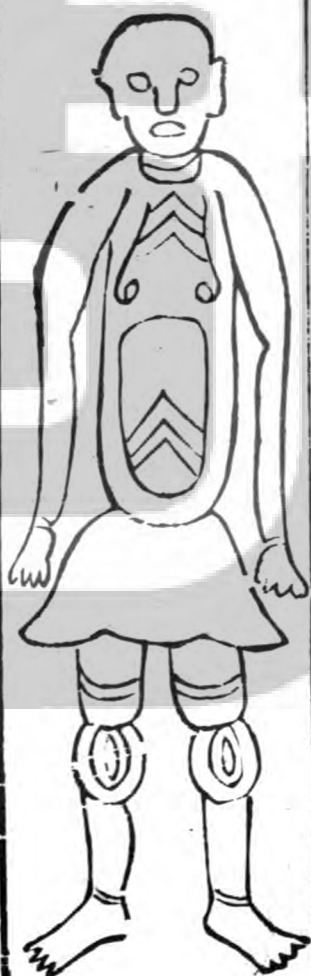
兩乳  
心坎  
肚腹

兩肋  
兩脇  
臍肚

兩膝  
兩膁  
兩腿

兩脚面  
十趾  
兩脚腕

兩脚面  
十趾  
十指甲



一合面

腦後  
髮際  
耳根

項頸  
兩肩膊  
兩肘肘

兩手背  
十指  
十指甲

脊背  
脊脊  
兩後肋

兩後脇  
腰跟  
兩臀

穀道  
兩腿  
兩脚跟

兩腿肚  
兩脚踝  
兩脚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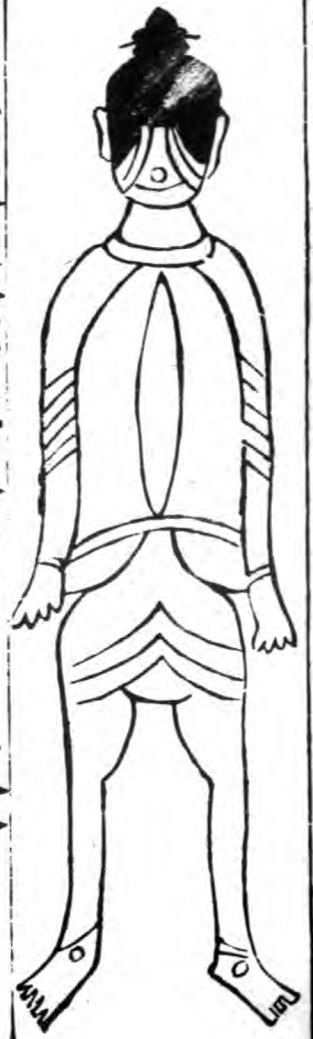
兩脚心  
十趾  
十趾肚

十趾甲縫



趙甲始為狗盜之惟旋作鷄鳴之遁槍人于浮梁鎮額傷見存就批于巡檢司斬流安免馮壬峻盜誣良祗因昔仇之召蒙陳突捏情奪物无非見利之萌貪孫丙并配郵之刺未乾穿窬之情又蹈李丁共盜之贓雖得親屬之首且輕褚子音樓買以良姬何故賤人而貴利衛丑嬌絕棄于陌路真乃同獸而非人均科應得之條用示无枉之罰

○周戊欺方伯之初蒞系体祿而重支孫丙囑別駕之公庭分幣金于私室均于廷尉之金刑有



一對衆定驗得某人委因 致命  
 正犯人某 干犯人某 干証人某  
 地隣人某 主首人某 勦正人某  
 屍親某 作作行人某  
 右件前項致命根因中間但有脫漏不實符同捏合增減屍傷檢驗官吏人等情願其伏罪責無詞保結是實

愧王家之王潤李丁狗友情而忘官恣任民牧者豈如是乎吳已受暗賄而不鳴攻司並守者未之有也王辛等倚城社之紅占民產而斃人命王一等翼家長之惡逞兇手以殺無辜褚子寺明於為親掩過不知自蹈教誘之條寅并俱知財可歸妻商顧棄屍枉法之罰諸犯者審得真情展辨之門已塞議查定憲枉縱之咎何來至于趙甲錢乙狼習難遷雜死兩犯姑加杖鈔仍照原科

僧官海通受金以歸釋舍隱盜以漏王音表率之賤有違枉法

某年某月某日

大德八年三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  
 刑部呈奏省判送河南行省咨歸德府申切見各處有司不以人命為重凡有告毆傷身死者不行隨即飛身檢驗初檢官司雖有申到屍狀復檢官司不能即到屍前以致屍已發變不能復檢既見復檢官司不能復檢初檢官吏因而作弊捏合已死之人作自縊或投井火傷自傷殘害身死中間絕無堪信顯迹

司吏某 押  
 首領官某 押  
 檢屍官某 押



之條安免其某既竊棺中之物  
又淫再生之姬其某假捏僕  
之名占娶他鄉之婦盜而姦者  
得斬刑娶而占者當郵配法照  
始合終奔自懼引誘之成吳戊  
明知暗縱宜未阿隱之柳孫氏  
李氏二姐惟知丘中有麻不顧  
法緣情斷李丙張子周丁但圖  
為親諱過矣知律有常刑

○  
蔣寅爵叻先人之舊有耽清海  
上之狂波明為縱盜殃民吞舟  
絕于漏網圖財法利器猶自  
嚙查詎意清盛之  
明朝有此跋扈之戎弁也妖僧  
德清托空門而起跡習妖教以

誣民兇使飲堯服舜之鄉誤聽  
誦 吞鈎之化二犯者情著駐  
真三尺之上刑無赦除和去穢  
九秋之棄市云送軍校褚良狐  
媚有年已非一朝之故猿奸無  
似奚逃千里之戎至于王全真  
身在玄門心存王事能於邊徼  
之隱靈亦宜量賞以風忠

○  
蔣寅官叨舊有委奉新街縱盜  
殃民南海之波濤未淨鬻兵出  
境中朝之戰繫安持德清托松  
門而起迹弄道教以巫民伴為  
漏網之吞舟復作藏汗之巨淫  
均應葦首用快熱心褚良一言  
之媚謂得嬌狐心傳五金之媒

必須追究往來補搭扣換州縣司吏通行捏合虛套  
原告詞因輒贖原告絕詞文狀不惟官吏通同如此  
使死者幽冥之寃何由得雪本省看詳檢屍驗屍傷  
或受差過時不發或牒至應受而不受或不親臨視  
承他處官司請官檢驗或有官可那而稱關或應牒  
隣近而牒遠者或應驗而不驗或不明定要害致死  
之因或定而不當或漏露所驗事狀或將初檢屍狀  
與復檢官司扶同檢驗非事情弊紛紜不能察奉理  
宜明定罪例通行遵守施行間又據江西福建道奉  
便宣撫呈亦為此事奉

都堂鈞旨送刑部議擬連呈奉此本部議得檢屍屍  
傷已有常式近年以來親民之官不以人命為重往  
往推延致令發變及不親臨視轉委公吏行人與復  
復檢官司迺相扶同裝捏屍狀移易輕重情弊多端  
理合設法閉防若依奉使宣撫所言似為縷細本部  
今奉酌定立屍帳圖盈屍身一仰一合令各路一樣  
板印編立字號勘合用印鈐記發下州縣置簿封收  
如遇檢屍隨即定立時刻行稜附近不干碍官司急  
速差人校下公文仍差委正官將引首領官吏慣熟  
件作行人就齋原降屍帳三幅速詣停屍去處呼集



反作黔駒技良因積奸非一日  
宜科邊戎以終身至若王全真  
自雖鶴容心切  
龍廷於邊徼之替奸除海氛之  
大蠹相應量賞以勸人心

○何勇下思賞邊之費

朝廷大賚也雖鉗銖亦不可侵  
禦邊之卒主將百骸也何秦越  
而為剝真贓既出萬口雜斬  
贖五年趙甲苻以贏馬而支帑  
金八十貫之絞刑難脫褚子苻  
以斧斤而伐喬木三千里之邊  
戍奚逃周戍狗俵馬已失抚軍  
之心吳已駭馬受贓有罹枉法  
之說鄭庚苻既作刁軍自眩照

例楊已苻朋錢買服總屬行求  
各科應得之條不致枉縱之咎  
他如陳四兒官馬擅騎尚謂无  
知之犯私逃閔隘當懲越渡之  
愆

○法照釋氏提綱周戊司天清秩  
受賄金而貨盜物違空教以玷  
玄風鄭庚携鸞價入風流之囊  
淫心已甚趙甲竊藩贊作明瓊  
之注狡態奚堪孫丙剋料鬻人  
豈試利微而罪重蔣寅得金放  
犯淠知事敗而辜臨他如賭騙  
姦騙者各有常刑誤祀誤留者  
均當薄罰

刑書法律

應合聽檢并行覓人等躬親監視對衆眼同自上至  
下一一分明仔細檢驗指說沿屍應有傷損即於原  
畫屍身上比對被傷去處標寫長濶深淺各分數定  
說端的要害致命根因檢驗官吏於上署押一幅給  
付苦主一幅粘連入卷一幅申達本管上司仍收苦  
主并聽檢一千人等連名其結依式備細開寫當日  
保結回報明白稱說各處相離里路承發檢驗日時  
飛申本管官司其復檢官吏依上復檢了畢依將屍  
帳一幅給付苦主一幅入卷一幅申報上司如有違  
慢或牒到而不受致令屍變者正官決三十七下首

領官吏各決四十七下其不親臨監視轉委公吏檢  
驗并增減不實移易輕重定執致命因依不明或初  
復官吏相見符同屍狀者正官取招量直輕重斷罪  
出降首領官吏各決五十七下罷役作行人決七  
十七下受財者同枉法論任滿於解由內開寫本路  
另置文簿令推官收掌如遇司屬申報人命公事隨  
即付簿檢舉但有違犯依上究問若因循不行駁問  
者罪及推官無推官者掌司首領官提調廉訪司職  
在提刑所在之處先行取會干碍人命事日詳加照  
刷原置文簿卷宗体問若有似此違犯或犯人招指

刑書法律



趙中寺圖行苑既倖死期之  
未至牢籠鍛羽尚圖野外之高  
楊一封書到便生奸三尺市誅  
還照舊陳蔡寺盜竊漏網竟無  
悔過迂新集夥劫囚愈見巨寬  
鳥態首從無生按律合死韓辰  
只因假斧致招出柙之刑楊已  
祇為受賞得坐枉添之咎呂亥  
并初心射馬誤中其偉褚氏本  
意死夫反開生路曹房喪明之  
怒未化擅殺之罪何辞月英未  
歷之辨未真不應之懲難免至  
若司獄胡仁計失隄尸位宜未  
薄罰變生倉卒恕情復以原官  
海通謬司僧會念重錢神受賄

不同官吏作弊枉禁并解由內隱漏者隨事輕重理  
斷庶望少輩前弊如蒙准呈通行照會相應今將定  
擬屍帳兇身式樣在前具呈照詳都省准擬今將屍  
帳錄連在前除外合行移咨請照驗通行合屬依上  
施行

### 屍帳用印關防

延祐二年正月 江浙行省劄付准中書省咨御史  
臺呈准江南行御史臺咨據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  
司申切謂刑名之重莫取於殺人獄情之切莫先於

襟詞表率之政安在擬徒引成  
森炭之法奚逃負礼并故棺竊  
財有盜心而無佛念藏姪輪宿  
轉死骨而作仇均服棄市之誅  
亟招極惡之戒法昭姦人嬖而  
誘之逃削髮髮而充為伴配郵  
尚縱遣戍昭宜法滿假親求娶  
配得三替錢乙脫伍為僧哨當  
干曰孫氏孀居自嫁曾無再醮  
之羞吳戊縱嬖宣淫有愧所天  
之義趙甲鬻子入空門無非避  
賦李氏背夫從乞士亦屬不良  
張子為叔出名不顧涿州之人  
飲屈李丙代主成事寧惜昌平  
之女含冤各查常憲用警刁奸

檢驗事体尋端情態萬狀有同謀共毆而莫知誰是  
下手重者有同謀殺人而莫定誰為初造意者有甲  
行兇而若主與一仇媿而妄執乙行兇者有乙行兇  
而今在下之人承當者若此之類未易枚舉今省部  
定到屍形格式於內為是開寫正犯干犯名色檢驗  
之際如是事跡明白就場認是致命傷痕者令正犯  
人數畫字則於事体無害設若苦主因而私怨所告  
不實倉卒之間疑似未定必須仔細推鞠方得其情  
就場若便抑令被告行兇人於正犯人不畫字以後  
鞠問得却係他人則異日必指原非正犯以為翻異



浙台之區隣逼海境松門一衛官軍自當刮戟揚弧以防不虞可也胡為官圖囊中之阿堵軍求枕上之歡娛盜糧受賄者固自有殊脫操冒級者總皆不法甚逼軍以入海島致遭糾寇以犯中原倘非黃岩縣尉之智擒安知邊隅反側之止極諸犯亟懲國憲用警官軍

孫丙盜印黃昏尚謂心之犯假批紅蒙翼逃慶首之刑馮壬穿窬竟不易業三犯無生衛丑私貯豈在買盈一文合死他如五馬之在廐有盜之者有寄之者人有不仁之夫而宰之者總干

遠近之戒一妓之愛情有吏者有賊嫖者又有造假之徒致其嫖者均分輕重之罰至于窺印架禍之荷八失防無馬之鄭庚不分涇渭之小紅皆法所難容罪有定議者也

周戊恨兄忠言逆耳遂夥党而奪其未適之姬吳已等東友把臂一呼輒助兇而翼其方乳之虎情同強劫比斬相符法緣姦婦奪夫淫態與橫情共逞因姦致縊此身當磔首何辭趙用捏計挾財於通倉罔識利微而罪重韓辰寺聽妓脫奸於酒後寧知事敗而辜深他藏匿知情之

之階若令於干犯人下畫字苦主未見何人承當致命傷痕則必隨時有詞不肯承領屍形或為添寫被告二字作被告正犯人於下畫字則比原降格式不同上司必為駁問違錯其有司官吏臨屍檢驗之際變亂事情妄因此致今後正犯人不須預先判定若是當場認定行兇致命事情明白者於屍帳上明白標寫作行兇正犯某人畫字設若事情疑似未易辨明者則標寫作被告行兇人畫字庶望已後推鞠明白於是無疑獄情易辨刑鮮冤濫然此事干通例本臺具呈照詳得此送據刑部呈照得

大德八年正月承奉 中書省劄付刑部議得檢驗屍傷已有常式見大德八年例開今承見奉本部議得先為本處檢驗屍傷及生奸弊是以參酌定立屍帳圖及屍身遍行各路遵守蓋欲救弊防奸期于事得明白而無冤滯 今廣東道廉司所言屍帳上預先標寫正犯于犯名色事有空碍今後凡檢驗屍傷定執致命傷痕無差行兇人等審問明白別無可疑者正犯人於下畫字若事情首未定首從未分件作行人或被告人畫字如初復檢驗定執明白而行兇人在逃卒急不能追獲或召呼屍親未到聽將原檢驗屍帳權且粘



名妓律有常刑忘師報事之愚  
僧情宜薄罰

孫丙共憲久困幸膺鄉拔之音  
袍直利不逢遂起壘登之贖貨  
錢乙既俸進身於曩日胡為復  
逞於今時胸中原無一物袖內  
更有髮般二生均科柳杖仍削  
為氓周成藉老軍之積積受賞  
而代傳文李丁欺書生之無知  
操謀而誑其利總屬調衛之條  
用擬克軍之罰也如知府趙甲  
賤居二千石曾無發奸之明律  
例八十徵難免另參之議  
○  
婦者男女締合之大禮雖貧富

不能為之轉移也奈何為女者  
受巨室之資豈棄微寒之夙訂  
鴛媒而至陳四之家退婚而起  
李一之告且公門官吏納賄囊  
中張李姻親強歸陳室及李二  
受屈于有司遂謀  
御泰官陳四餽金于解役頃死  
無妻總甲見而圖財巡檢鞠而  
取貨吾不意陳耳而能令忘慈  
官更忘法隸役忘刑之若此也  
各犯盡律重懲用警官邪陋俗  
○  
孫丙恃雕虫之小技風簷下尚  
欲傳文懷穢豕之貪心廷試中  
猶圖射利錢乙敗絮其中有愧  
儒生之逢掖袖書入試致煩司

連入卷用印關防獲正犯召到屍親至日畫字給付  
庶不差池如蒙准呈通行照會得此都省除外請依  
上施行

### 初復檢驗體式

某年月日時某處公文云云准此即時依上與首領  
官其將引司吏某 人件作某人并起程前去至某  
日時到某都某里地名其所指停屍處遠則云相離本縣計有幾  
日據某都某首里正某人呼集到復檢云惟初隣  
程 佐某人屍親某人屍醫某人或行兇人某人及應

合証驗人數如有屍親則當云又見屍親到來及有  
某處住坐或已令人取喚未到証驗人當職同首領  
官吏躬親監視件作某人同衆眼同依例用法物自  
上至下翻轉一一仔細分明初復檢得某人屍首定  
驗得此處云生前端的就於發到屍帳上逐一比對  
自上至下翻覆檢驗傷損定驗致命根因  
如見屍吊縊即云懸空高下吊縊處可與不可勝任  
屍首兩脚懸空或不懸空有無蹬踏器物竟命顯跡  
項下有何繩索帶係圍徑履細濶狹長短尺寸將屍  
解下如已將屍解下即云項下有無原係之物或在



開臺之法  
寇之金科二生柳杖並懲編氓  
無赦周戊役本緝人之弊胡為  
自蹈其弊李丁身領解犯之差  
何致自招其解真贓俱有定批  
調遣允當其辜他如知府趙甲  
掛一不實空貽漏萬之羞品四  
另參免杖百之贖

孫丙李丁始業穿既作爰上之  
狡免復為搃敗遂成孜孜之賤  
徒呼馮王而拒官兵致尤申而  
傷手足為首下手者擬之死為  
從助翼者科以流周氏雖曰以  
尊犯卑但屬夫党之親至死者  
當坐以絞李氏固云以婦歐姆  
總皆夫親之長若傷者豈可同

凡趙老故火行財縱在龍鍾亦  
難逃罪豹兒放犬噬祖雖當弱  
質寧得無辜趙二拒捕原不知  
情止坐親屬盜財之律趙才追  
賊即行擅殺宜科罪人應死之  
條他如錢乙之拒捕朱午之酷  
刑秦未之嫁禍誣人吳已之受  
財放犯又不應之周戊私鬻之  
灶丁皆彰於律例彼輩雖借  
畜夫亦難為自脫計矣

兵馬楊已戡奸心專計受十金  
之賂重獄而為輕辜按三尺之  
章宜褫官而遣近成趙甲淫外  
妹而毆舅妻固有之良心已喪  
李丁呼家人而與強劫報復之

屍傍或在原吊處懸空繫定比對原縊痕跡同異亦  
行盡說是何繩索物色

如在水中量水深淺水面至岸濶狹各若干丈尺或  
在溝澗亦量上下丈尺

如在灰火中先掃週圍灰炆然後將屍番動覷屍着  
地處有無灰燼燒拾

如被毆傷死痕跡之類屍傍應有器仗物色一一仔  
細說說狀後將衣服脫去檢驗

如屍在水中或窄暗處難以定驗者詐移於近便處  
開說原停移動緣由亦須量量四至遠近隨用酒醋

淋洗紙塗搭蓋良又揭去自上至下番復檢驗於後

一將屍仰面驗得某人年約若干歲量得身屍長若  
若干尺寸面臄肉色如脂肉陷與不陷頂心并水道頭

髮髮傷髮鬢鬢若若干用分分開驗得顙門有無他故  
如頂上有灸瘡癩痕幾箇圓圍方子或髮稀禿之類

各條細說或有傷痕即指定頂心或偏左或偏右  
有傷一處皮破血出流盡或青赤色或種浮皮破或

骨損與不損量得長濶深淺圍圓腫高分寸或係手  
手足或他物或磕擦疥疔所致其餘去處各各說

檢得頭額兩額角兩大陽穴兩眉叢兩眼微合用手



念已乖均科殊死罪與情符  
至于放盜过脏例當戍遣者則  
有公門之陳葵褚子朱午奸賄  
弄偽律當枷配者則有市井之  
衛丑沈卯韓辰他若錢乙之為  
親脫罪是援人而陷已也錢氏  
之寧婦宣淫又出乖而美醜矣  
俱有常憲用警無良

○  
守備周戊身膺甲冑之事當奮  
力圖報可也烏為見危而偷生  
知府蔣寅并賊共邊圉之臣宜  
贊勦協守可也何故避難而遁  
去秦未寺犯事雖曰有殊總屬  
軍机之有誤孔氏寺勦賊雖云  
得勝豈宜擅殺之無償施角鬪

軍而為口腹之需養生術已拙  
矣許老奸逞故習而作荏苒之  
聚反側終維化也諸犯均應擬  
死各當其辜他如應禡取充戎  
之武弁本有明條應配郵杖的  
之么亥更无異議俱俛首以無  
辭諒其心而飲法

○  
趙甲始夥軍而局誘候室繼羸  
利而行樂娼家二鼓方歸不顧  
天街人靜孤身被執又遭錫報  
兒攘趙子并意在救親縱殺身  
而不知畏心專奪父雖坐絞更  
亦何辭錢乙軍人也不決塞外  
之輸贏而圖盤中之勝負孫丁  
樂戶也不尋童瑩之楊柳而移

分開驗得雙睛有無他故兩頰腮鼻梁兩竅裏外唇  
長鬚長若干口角近上相連唇鬚各長若干唇上下  
口微開舌出與不出若干分寸有無涎沫用手擘開  
口揣捏得舌齒有無他故遂有銀釵探入咽喉內良  
又取出得見有無變色頰上鬚長若干如無鬚鬚亦要舌說頰  
上下連頂至咽喉揣捏得食氣系塌與不塌兩缺盆  
各無他故兩肩裏兩腋裏兩膊裏兩肱裏兩臂裏兩  
手腕兩手掌十手指并肚有無他故兩肋裏兩脇裏  
胸膛兩乳至前心肚臍上下至陰囊用手揣捏得兩  
外腎子並並物煩人云陰門有無他故兩胯裏兩大腿兩

膝蓋兩臙肘兩脚腕裏兩踝兩脚面十指甲有傷依  
上聲說如無即云各無他故  
一將屍合面驗得腦後鬚角散與不散如不散用手  
解開量得是何頭繩長若干用手分開揣捏得無他  
故兩耳後髮際至項兩肩外兩腋外兩膊外兩手腕  
外兩手背十指連甲有無他故至脊兩脾兩肋外兩  
脇外至腰兩腎片至穀道有無他故兩胯外兩腿外  
兩肱外兩腿肚兩脚腕外兩脚跟兩脚板十指并肚  
各無他故並須說如吊縊者驗至項後云其痕面與不面聲說不面分寸緣由檢  
至穀道有無糞一  
出腸凸與不凸



勾曲之名花李戊蘭女入肯樓  
天性之恩已絕却幸見虜羈抱  
誦滿華之念旋與諸犯各科應  
得之條不致出入之咎

王辛莽殺盜劫財真情已首於  
同黨徵賊追仗上刑速決于登  
時張三配刺未乾又作傷弓之  
飛鳥錢乙竊案未正復為脫鈎  
之沉魚郭庚暗藏盜明分贓已  
非一朝之故褚子盜雖窩贓未  
受准同一類之科趙甲罪已懲  
矣豈知法外有遺奸李丁事復  
露也還須辜上加新設李四虎  
兇出押典守之責謂何衛丑狐  
鼠收心迂改之情當有諸犯擬

常憲而不枉威倪首以何辭

趙甲戕曰百夫長先人百戰而  
有此戕也糧曰百石餘軍人百  
口而共此糧也乃敢輕袒爵而  
剝軍脂不顧三千里立功之罰  
驟旗卒而施鬼計奚逃四十貫  
雜死之刑錢乙菓草上之貪風  
順其風而濟其欲蔣寅竊寺中  
之惕物因其便而成其奸均應  
雜斬乞協真情王才荷刀追夜  
竊之盜情雖為主逞兇斃不拒  
之寇死亦當償孫丙一夜穿窬  
換得三年之重配馮壬持片時  
騙局致招久恋之近戎若王辛  
用賄移原圖滅跡褚子碎屍掩

一定檢得本屍沿身上下所傷除不係致命輕傷外

謂如面色樓黃據其處有傷一處何物傷損長潤各

若干分寸深若干分寸骨損與不損有無血汚或驗

得無傷上有青腫係最重委是此處係要害虛怯如

何致命乃指定是與不是要害去處若係數處被傷

中風身死即指定端的因是何傷處致命若因別病

及他故杖瘡死者即指定的確致命根因備細說

一將追到行兇致命器仗磚石棒杵或金刃之類比

對傷處定驗有無相同開說名件量得大小長短丈

尺分寸辨海係是應禁電器或餘刃及他物之類若

人行使與不堪害人姓名封記發去

檢驗到沿身脫下衣服物件於後

如有血汚或刺扎

者即云某衣服上

有血汚及扎破某處長潤分寸係某物所破出对在

身痕跡相同候檢官將魚照用衣服就便責付合關

人等收管將合用名件數有照用衣服依上開

已發付合屬官司收管

# 一條令

諸屍應驗而不驗

初復或受差過兩時不發

遇夜不

計下條此或不親臨視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當

謂以非理死為病苑各以違制論即憑驗狀致罪已



刑部律例  
地咸為彌干各香應科之律永  
無展辦之門

錢乙始因中表之誼遂謀崔役  
之圖百兩之侵盜既直雜斬之  
重刑安免王氏罔思敵體輒敢  
羞顏致良人以自經比明條而  
服絞王辛馮癸有毆妓抱恨以  
歸地下者有捏盜誣人以收厚  
利者總皆狼狽為奸鄭庚孫丙  
趙丙趙祿有呼盧唱采以擲金  
盤者有盜後分贓以濟貪求者  
咸云龍斷取利他若松寺之法  
廣玄門之道顯不辨色空安鏡  
為仙之道富室之趙甲蒼頭之  
福童罔為鳴官致招不首不應

之罰諸犯均有常憲用警刁奸

指揮揚已縮家而有厲吏為奸  
已失表端之化受質而縱盜魁  
潛跡奚逃邊徼之戒却二不思  
叔氏焚蕪之教及夥外姓踈血  
之謀應服上用用昭極惡錢乙  
昔行劫有年已非一朝之故真  
贓尺獲難辭三尺之誅衛丑固  
東牆處子之傾城峻蕉符老寇  
之嫁禍姦稱強矣絃何恤焉趙  
甲陳壽罔顧利害相須不知盜  
贓中藏有遠戍韓辰蔣寅惟圖  
城社用事豈識搶財內包有邊  
戎周戊昔因親首而得輕為篤  
敦仁之愛吳小等本首尊而致

者杖一百吏人件作行人一等科罪

諸被差驗瘞非係經隔日久而輒稱屍壞不驗者坐

以應驗不驗之罪淳祐詳定

諸驗屍報到過兩時不請官者請官違法或受請違

法而不言或牒至應受而不受或初稟檢官吏行人

相見及揭露所驗事狀者各杖一百若驗訖不當日內申所屬者准

此也

諸縣承他處官司請官驗屍有官可那而稱缺若闕

官而具事因申牒或探伺牒至而托故作假被免者

各以違制論

諸行人因驗屍受財依公人法

諸檢獲之類應差官者無親嫌干碍之人

諸命官所在處有任滿官者不得差出應付檢驗屍

者聽差

諸驗宛州差司理恭軍

縣尉缺即以次差簿丞

令前去若過十里或驗本縣囚牒最近縣其廓下縣

皆申州應稟驗者並於差初驗日先次申牒差官應

牒最近縣而百里內無縣者聽就近牒巡檢或都巡

檢內覆檢應止牒本縣官而獨

檢負者在此謂非見出巡捕者



罪祗緣犯義之條

趙甲身專典帑心慣侵銀五百兩之賍跡已明秋後斬之例條安免錢智發人祖塚一抔之土未乾犯我王章三尺之絞無赦錢乙律可同趙甲而例不可同者為緣賍有輕重李丁情無殊周戊而罪又有殊者本因役有公私馮壬等助惡棄屍真為虎虎之翼朱仁等聚眾歐上何殊反噬之鳥王辛假青囊之詭術利已損人錢乙恃匹夫之兇情歐人破骨孫丙官叨別駕豈宜有姑息之仁韓寧取屬幕僚豈可責郊迎之事吳已知有財而

諸監當官出城驗屍者縣差手力伍人當直

諸死人未死前無總麻以上親在死所若禁內責出

送者並差官驗屍口詞者差公人因及非理致死者

仍更驗七覆訖即為收瘞仍差人監視親戚收瘞者付之若知有親

戚在他所者仍報知

諸屍應更驗者在州申州在縣於受牒時牒屍所最

近縣扶牒內名不得具致死之因相去百里以上而遠於本縣者

止牒本縣官獨員即牒他縣

諸請官驗屍者不得越黃河江湖江河謂無橋梁湖謂水漲不可渡者

及牒獨負縣劄下縣所牒七至即申州差官前去

不知有祖法所當懲罰庚替其

諸驗屍應牒近縣而牒遠縣者牒至亦受驗畢申所

事而不度其情烏得無罪諸犯

屬

輕重之擬不同總皆常憲枉縱

諸屍應牒鄰縣驗覆而合請官在別縣若百里外或

楮子取司防海既无平寇之虞

在病假無官可那者受牒縣當日具事因在假者保

功心切充囊且有多賍之實跡

明申本州及提點刑獄司并報原牒官司仍牒以次

趙甲握衛符於始而剝軍械政

縣

已徵懷波累于終申隱过虛文

諸初覆檢屍格目提點刑獄司依式印造每副初覆

自掩二官律應雜例擬戎焉

各三紙以千字文為號鑿定給下州縣遇檢驗即以

寺叛夏婦倭不可一日容堯舜

三紙先從州縣填訖付被差官候檢驗訖從實填寫

之世虜虎式夥党侵盜自當即

一申州縣一付被害之家無即繳回本司一具日時字號入

財得財枉法之條無赦王辛雖

而入私家贖徒当坐錢乙寺过



叛首叛賊配之律宜懲沈卯并  
寺揭債賣紅裙意在宣淫求利  
秦末并獲跖分金實亦當決杖  
懲奸

○  
推官趙甲取叨肯綬委奉烏臺  
畏案牘之勞形而假手左右致  
王章之失正而擬罪重輕却庚  
既作林下之大夫帑金安可侵  
簡王辛不念馬上之祖取交床  
豈得私携錢乙周戊監守盜則  
同也而例之遣惟錢乙相符孫  
丙李丁吏書役有異也而法之  
枉總丙丁皆合陳參祖賦不輸  
復歐公家健兒律當坐死楊已  
等 血氣是用敢辱當事府

○  
佐罪豈輕容將寅捕人奪物城  
社之習已微小韓兒泄事報人  
腹穿之憤具見均有定議允協  
輿情

○  
聞官却清不思南旺開漕河故  
閉有時也雖巨室要宦莫得私  
焉何本官為圖五金之賄致遭  
遠塞之戎揆厥所由使無趙國  
受吳官持錙銖利而作喉舌以  
過之則本官雖欲貪也其可得  
乎且趙國之辜又有強攬關夫  
一節附近之遣彼倩畜夫亦誰  
饒舌矣褚西許寬決人岸而死  
人男勒人錢而溺人命律所謂  
故殺者非二犯其誰將夫朱子

急遞徑申本司點檢遇有第三次  
後檢驗准此

諸因病死謂非在囚禁  
及部送者應驗屍而同居總麻以上親

或異居大功以上親至死所而願免者聽若僧道有

法眷童行有本師未死前在死所而寺觀主有保明

各無他故者亦免其僧道雖無法眷但有王首或徒

衆保明者准此

諸命官因病亡謂非在禁  
及部送者若經責言詞或因卒病而

所居處有寺觀主首或店戶及隣居并地分合千人

保明無他故者官司審察聽免檢驗

諸縣令丞簿雖應差願常留一員在縣在縣官負一  
時俱缺州即

差官

諸稱違制論者不以失論刑統制曰謂奉制有所施  
行而違者徒二年若非故

意者杖一百

諸監臨主司受財枉法二十四匹無祿者三十五匹絞

若罪至流及不枉法贓五十匹配本城

諸以毒物自服或與人服而誣告人罪不至死者配

千里若服毒人已死而知情誣告人者並許人捕捉

賞錢五十貫

諸總麻以上親因病死輒以他故誣人者依誣告法

謂言毆死之類致官謂言毆死之類致官  
不信憑以經檢驗者不以廢論仍不在引虞城等之例



乘他人之問津竟不實指其路  
且誑以漏舟誑以深處致窮途  
之民蔡江魚於苦肉忍矣哉償  
之不待言也乃若王氏并意在  
得魚豈顧他人財物而為河泊  
所有却羨心專慕利寧知家人  
求索而為司寇見情他如錢乙  
寺之畏勢包夫又卑也無知之  
小氓也均有常憲不必深求

指揮趙甲散軍糧而有附餘  
當完壁以歸府庫胡為問計  
積胥頃起克囊之念科贓合例  
奚逃立功之條同知蔣壬存府  
衛之私情張免網而羅白雉听  
仇詞之妄口舍豺狼而問狐狸

檀罰既有明條降級自當送部  
趙丙忿起借財謀孫丙并而入  
室操戈均應棄市馮丁懷懷夙  
忿誣陳癸而架空栽禍用警流  
刑他如錢乙乘机取利老奸巨  
猾者之常形順意迎官執法欺  
公者之本態賍分近半哨守極  
邊

指揮趙甲官叨祖爵心切神錢  
散餉尅餉曾不畏暮夜有人知  
罪滿貫盈自難逃明條之雜斬  
同知蔣壬因念郡衛私頗故信  
刁軍仇口之訟罔思瑕瑜難致  
招百戶不平之鳴檀罰既真降  
級奚道趙丙夥盜劫叔成於一

刑部法

即總麻以上親自相誣告及人力女使病死其親輒  
以他故誣告主家者准此尊長誣告卑幼廢贖減寺自依本法

有詐病及死傷受欺檢驗不實者各依所欺減一寺  
若實病死及傷不以實驗者以故人人罪論刑統議曰十條

詐疾病者杖一百檢驗不實同詐妄減一寺杖九十

諸屍雖經驗而係妄指他屍告論致官司信憑推鞠  
依誣告法即親屬至死所妄認者杖八十被誣人在  
禁致死者加三寺若官妄勘者依入人罪法

刑統疏以他物毆人者杖六十見血為傷非手足者其餘皆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

申明刑統以鞭鞑踢人傷從官司驗定堅硬即從他  
物若不堅硬即難作他物例

諸保辜者手足限十日他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辨  
及湯火三十日折目折脚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一限內死者

各依殺人論諸鬪人者依他物法辜內墮胎者墮後  
別保三十日仍通本毆傷限不得過五十日其在限

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他故謂別增為

患而死毆人頭傷風從頭瘡而入因風致死之類仍  
依殺人論若不因頭瘡得風而死是為他故各依本  
法毆傷

乾道六年 尚書省批狀州縣檢驗之官并差文官



時忿借之心孫丙等助劫得財原是平居熟由之業甲初犯尊既同凡論他人共盜總屬刑錢乙狐媚能惑主非久恋者其孰能之馮丁沙鬼亦可射人架虛誣者斯人是也久恋成以沙場虛誣坐以郵配各犯輸心輸口諒亦無縱無究

○錢乙欲謀隣產輒起梟奸問計於珥筆之孫丙而平地與波用賄於助惡之錢安而圍牆起浪致李丁等錢入私囊刑加慘具交府獄為地獄使狐犯作冤魂錢乙之謀殺人也可謂神鬼莫測矣他如陳未以馮午在口之

小嫌呼他人圖報于死後棺破屍拋志得意滿殊不知一告於馮小再騙於培富蓋欲掩而彰彰將噬臍以何及諸犯均以常罪比之彼自當愧首其心矣至若錢氏斬經未止人遂為他家之新婦馮小茶藟讀札客耳為衣錦之罪人亦當科仗少振陋風

○守脩趙祿呼軍出境致作異域之塵指揮吳仁因賊圍城遂起謀身之窟一為拙鼠而殞軍一為寇至而先去生無忠憤死有餘辜鄭一井叛華入狄豈容一日之偷生觀不刺等寇夏屠城

如有缺官去處復檢官方差右選 本所看詳檢驗之官自合依法差文臣如邊遠小縣委的缺文臣處復檢權差識字武臣合聲說照用

嘉定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勅臣僚奏檢驗不定要害致命之因法至嚴矣而檢復失實則為查奉遂以苟免欲望

○睿旨下刑部看詳頒示遵用刑寺長貳詳議檢驗不當覺舉自有見行條法令檢驗不實則乃為查舉遂以苟免今看詳命官檢驗不實或失當不許用查奉原免餘并依舊法施行奉

聖旨依擬行

### 貳檢覆總說上

凡驗官身是差廳子虞候或以親隨作公人家人名目前去追集隣人保伍呼為先牌打路排保打草踏先馳看屍之類皆是搔擾鄉眾此害是深切須戒忌凡檢驗承牒之後不可接見在近官員秀才術人僧道以防奸欺及招詞訴仍未得鑿定日時於牒前到地頭約定程限方可書驗庶免稽遲仍約束行吏等人不許少離官員恐有乞覓遇夜行吏須要勒令供



不顧吏時之磔首法海雖出家  
人方便為門未聞此門中可容  
奸細褚清知抱關者自當擊折  
安令此閨內遂入囚奴張文撫  
字無方衛忠狗情不發均皆玩  
法之尤蔣哲守把失嚴陳動貨  
馬圖利總屬欺公之靈餘犯自  
有定刑各從次第科罰

○  
兵馬王戊為圖殺人者之全縱  
其父而執其子吏目楮子欲全  
同袍者之誼寬其死而伴其生  
愧四知者成無逃垂三尺者徒  
當罰趙一一怒而車戶趙子再  
犯而慶子奪執奸巨靈宜來對  
面之誅趙康助一而完念彭趙

○  
學等翼子而狼心露城狐社鼠  
安知接踵之流馬已跡雖過錢  
心專為已按賍當遣沙場李丁  
忍於歐妻實欲嫁禍誣告自有  
定刑

○  
趙甲父子苛托身中貴刻衆為  
巢因私債負券後時呼兒奴逞  
烏皆方幸有郭氏之鳴官不幸  
又遭馮已之過賄致王戊開暮  
夜之門受金縱犯且褚康存同  
官之誣捏病互申他若李下墮  
內子胎而嫁誣趙寧并翼家克  
而曹補雖或出于情不得已之  
由實難逃夫文無害家之說也  
諸犯均科定憲用警澆風

供狀方可止宿

凡承牒檢驗須要行兇人隨行差土着有家業田產  
無過犯節級教頭部押公人看管如到地頭勒令行  
兇人當面對屍仔細檢喝勒行人公吏對衆隣保當  
面供狀不可下司恐有過度走弄之弊如未獲行兇  
人以隣保為衆訂所有屍帳初復官不許漏露仍須  
是躬親詣屍首地頭監行人檢喝驗致出脫重傷處  
凡檢官遇夜歇處須問其家是與不是兇身血屬親  
戚方可安歇以別嫌疑  
凡血屬人狀乞免檢是暗受兇身買和套合公吏

入狀檢日切不可憑信便與備申或與繳回格目雖  
得州縣判下明有公文昭應猶須審處恐異時親屬  
爭錢不平必致生詞或到發竟自亦倒被穢汚難明  
凡行兇器物索之少緩則姦囚之家藏匿移易粧成  
疑獄可以免死干係甚重初受差委先當急上收索  
宜早出官又可恭照痕傷大小潤狹定驗無差  
凡到屍場檢要自向前且於上風處坐定路喚死人  
骨屬或地主湖南有地主他處無競主審問事因了點數干係  
以及隣保應是合於檢狀者字人齊足先令割下的  
四至始同人吏向前看驗若是自縊且要看吊處及



錢乙以幻化之術愚蒸黎妖風  
囂車孫丙非以瘋狂之呪禍刀  
筆怨氣凌霄周二意在雪仇雖  
斃人於昏夜勿恤具已蒙舍勸  
毆縱置我於邊鄙何嗟鄭庶其  
受官差而貪賄豈知枉法律獨  
重公門趙仁因父累而行禁罔  
識故燒者亦于成遣趙甲不讀  
札推請律於汝安乎錢乙不有  
弟惟有財其誰欺也均科三尺  
之約少懲一邑之偷

趙甲官中贊却委涉長途不幸  
遇竄盜之來乃自負之預防之策  
矣復敢乘札盜後商錢乙非而

瓜分其餘又虞敗露官司賄賂  
癸而扶申金數雖勸官長解不  
待誘之賂而後貪然聚塚引蠅  
實乃醒之機之使其至且也白  
晝持弓之老賊不知從何地以  
窺踪案頭執筆之吏書又更逐  
下風而起騙卒之天網不漏不  
獲無遺國法有彰均科美縱他  
如知州蔣寅雖曰君子欺方罔  
察人心不古既無摘奸之術寧  
辭薄罰之法

百戶周成始為孔子之主禍首  
投胎繼與阿堵之煤孽皆自召  
致丁花封縮篆胡不閑私請之  
門孫丙菊圍投閑豈可造公家

項上痕更看繫處曾與不曾移動及繫塵上吊處高  
下原路甚處是甚物上得去繫處更看墜下長短須  
下繩索大小對上濶狹細看是活套頭死套頭有單  
掛十字繫有纏繞繫各要精詳若是臨高撲死要着  
失脚處土痕踪跡同否若是落水渰死亦要着失脚  
處土痕高下及着水淺深其餘殺傷病患諸般非理  
死人劊四下了但令扛拚明淨處且未用湯水酒醋  
先乾檢一遍仔細看腦後頂心頭髮內恐有火燒釘  
了釘入骨內其血不出亦不見損痕更且檢驗暗眼口齒舌鼻  
大小便二處防有他物狀後用溫水洗了先使酒醋

醮抵搭頭面上胸脇兩乳臍腹兩脇間更用衣服蓋  
罨了澆上酒醋用薦蓆罨一時久方檢不得信令行  
人只將酒醋潑過痕損不出也

凡檢屍須先責血屬及隣保識認是與不是本屍或  
屍首經久胖脹腐爛識認不真須先責問原着其衣  
服色樣有甚記號及身上有甚疤認處勒分明責狀  
訖方可檢驗昔有叔姪兩人私事姪僕因被叔趕打  
後而姪深藏其僕却誣叔以趕逐落水致死發資於  
官無屍可驗其僕右手原有六指適江流中有死屍  
右手亦六指遂認為已僕官亦憑此檢驗却有痕傷



之室韓長等但知私炒百爛成錢未聞官中三煉成死趙甲等惟圖銀侵八口無錢罔思車敗後百舌奚分馬王等操駭耳之計得錙銖者何異攫金玉辛非受落胎之驚出買求者又非已物總之情皆狡偽罪有重輕各科約中之定罰諒無法外之遺奸

○王辛楊已文武臣工也一杯麴薛折雙齒而頰甲十重深夜包直愧四知而床頭半貫衛丑李丁大小闖官也心惟射利呼禁卒以設机弓意在取金夥奸朋而成鶴鐵趙甲無論其盜內帑

之計即驚牌於夷自當服死却庚勿云其貧惡少之飲即毆官致折豈得逃誅韓長姦乳臭未辨之女活心已奪其良柯寅操謾天說夢之言誰人曾不畏敗他如迦軍羅吏并館夫之不法者要背故犯王章欺姦抑姦并淨身人之蓄謀者總屬自罹國憲餘外杖罰之夫又肯甘心之飲法者也

○把總何戊以脩維愚三軍不顧十手十目之指視以穢豕叢方斛罔思一朝三奪之森嚴陳癸褚子貨贖酪奴誠縶紉以登壘斷韓長秦未心懷地癖將簪胃

叔無以自明在獄証伏將出案間叔之家人偶探知姪所藏原僕去所姪亦知叔家知之遂又將所藏之僕置之水中後叔家人聞官姪竟伏罪前官吏並獲譴責此不可不鑒也

凡檢屍到地頭雖有血屬照條陳乞免檢亦須察其有無屍首在原地所方可領狀昔有甲乙互爭甲屍於山頭甲之家屬自來護屍用薦席之類遮覆甲歿覺後於夜自默地將屍歸家殯殮却將一死犬替之

### 參檢覆總說

凡檢驗不可憑信行人須令將酒醋洗淨仔細檢視如燒死口內有灰溺死腹脹內有水以衣物或濕紙搭口鼻上死即腹乾服若被人勒死項下繩索交過手指甲或損若自縊即腦後分八字索子不交繩在喉下舌出且在詳細自餘傷損致命即無可疑如有疑慮即且捉賊不獲猶是公過若被人打殺却作病死後如獲賊不免深譴

凡檢驗文字不得作皮破血出大凡皮破即血出當云皮微損有血出

凡定致命痕雖小當微廣其分寸定致命痕內骨折



而作老農將寅沈卯不問人馬之華夷惟貪是恣王辛馮王只圖何樓之盲瞽得計奚慚趙甲雖曰膏梁成以饒販非教人窺利私茶尤申但謂斧斤以時入山未令人踰墻伐木餘犯自有定議推情不致含冤

楊已等白昼鼓弓於當路帖已渾身孤獨受劫於多騎傷猶在目極惡既形速決安待王氏夫仇不復已忘結髮之深恩敵賄既行又起焚屍之慘態周戊乘人危而冒人官名詭謀為掃地鄭庚守其帑而盜其物國法豈得容馮王蔣寅因之術誘良人

毆起霹靂之手李丁陳癸以勘引嚮奸黨釀成虛怪之圖均擬死刑以為生戒餘外遣配之夫又皆情直罪當者也各服指前無冤紙上

趙甲竄爭地界怨架誣詞起禍於孫丙紙棺填欲埋人頂名於李丁錢神真能賞鬼鄭庚等以都會之地嚇人財奸非一日張三并以捺刻之刑斷人臂罪合全科周戊不思嫂叔不同言况欲欺其寡而為聚塵之鳥乎蔣寅固念官民有定分豈可妄為奏而作犯上之氓也他若諸子出宰百里既經物議以投閑更

即聲說骨不折不須言骨不折却重害也或行兇器可分毫增減恐一日索到異域

凡傷處只指定一痕係要害致命

凡聚衆打人最難定致命痕如死人身上有兩痕皆可致命此兩痕若是一人下手則無害若是兩人下手則一人償命一人不償命須是兩痕內斟酌得最重者為致命

凡官守戒訪外事惟檢驗一事若有大段疑難須更廣布耳目以合之庶幾無謬如聞毆限內身死痕損不明若有病色曾使医人師巫究治之類即尋因病

患死若不訪問則不知也雖廣布耳目不可任一人仍在善使之不然適足自誤

凡行兇人不得受他通吐一例收人解送待他到縣通吐後却勾追恐手脚人妄生事搔擾也

凡初覆檢訖血屬者止副隣人並責令看守屍首切不可混同解官徒使被擾但解兇身干証若獄司要人自內追呼

凡檢覆後体訪將行兇事因不可見之公文者面白長官使知曲折庶易勘鞫

近年諸路憲司行下每於初覆檢官內就差一員庶



昧寸心又欲陷人而歸已以上諸犯緣情緣律無縱無苛

李丁司城是朕世務鮮閑雖師之許弟固當用夏楚之施而官不任民安可使夜枷之法趙甲自衣左衽粧成釋氏之西來街鼓愚氓鞋兒岱宗之東望洪福茶毗一箇僧嗟與安原非坐寂容一肉骨令檀越及惑邪思錢乙彩舫有禁安容者負之縱橫員通建利無心反教焚屍之慘毒均科定議不致遺奸

錢乙闔官也出出禁門安可攢掃米於南城鄭庚縣佐也暮夜

無知竟使受私下於公館馮王陳癸為工吏為札吏事與貧同均罹貫盈之罰褚子王辛克縣書竟攬方計殊騙合奚逃執惡之懲稍甲苛惟依古法以行奸索財有據朱奉苛罔念東床之坦腹逼娶非宜各介輕重以緣情不致縱枉而起喙

長之李丁朕匡王室心匪臣忠聽囑下誰讓其非徇情反面謾其主輔道之義既失奏請之罰安辭縣丞鄭庚不哦松而縮篆應知有負於丞猶暮夜以懷金自信無遜乎法馮王高下其手陳癸表裏為奸總云猾胥窺利

體究凡體究者必須先喚集隣保及復審問如歸一則合款供或見聞參差則令各供一欵或併責行兇人供吐大畧一併繳申本縣及憲司縣獄憑此審勘憲司憑此詳稟或少有差互皆受重責簿尉既無刑禁隣里多已驚奔若馮庚卒開口即是私意須是尋方體訪務令參會歸一且不可憑一二人人口說便以為信及備三兩紙供狀謂可塞責况其中不識字者多出吏人代書其隣証內或又與兇身是親故及暗受買囑符合者不可不察隨行人吏及合口人多賣弄四隣先期縱其走避只

捉遠隣或老人嬾人及未成丁人稟書或不已而用

審問終難憑以又有行兇人恐要切于証人直供有

所妨碍故令藏匿自以親密人或地客出官合套証

証不可不知

頑囚爰不伏於格目內兇身下填寫姓名押字公吏

有所取受反教令別撰名色寫作被誣或干連之類

欲乘此走弄出入近江西宋提刑重定格目申之朝

省添入被執人一項若虛實未定者不得已與之就

下書填其確狀是實者須勒令僉押於正行兇字下

不可姑息詭隨全在檢驗官自立定見



刑書卷之七  
法律  
之圖趙甲造端于前錢乙詭隨于後要皆城社克囊之態朱奉等婚逼富即不顧王鏡墓之肯下王辛計操指造敢與霹靂手以排人王祿為主過錢有類吠弄殊大張三托人代後因斷喘月吳牛均科定設各服無詞

趙甲官叨百長奸冠三軍良夜私行意在青樓之雲夢僻途遇盜旋分赤幘之賞裝吳庚容情冒藥已虧良有司發究之設錢乙并佳符老寇知剽劫間闖者蓋亦有年趙丁市井窮兇其術誘良人者恐非一日至于趙丙知祖等而不知生身義

丙知祖爵而不知生身義愧哺親之鳥以父逃而捏云不諱忍同食母之臍以上諸犯緣律緣情輕重原非假借輸口展辯已自窮詞

百戶趙甲乘輿而歌縷不問金吾之禁夜萌貪分盜貨更為孟客之逃秦知州吳庚效模稜之手縱奸人冒龍不擒狹懷豁豁之圖假衙門傾圮擅罰強盜錢乙寺夜去明來掠陶衙之雄賞為已物貫盈事敗借張雷之神劍以行誅趙丙父逃捏死何異忍烹交羨者之為趙丁誘戊為嗣罔顧絕人宗祧者之恨各查

法有宜於古者未必皆便於今貴乎隨時之宜而損益之謂如齧人者省部斷例同手足傷人保辜洗冤錄則云齧人依他物法有如刃物殺傷結案式云皮肉齊截認是刃傷致命洗冤錄則云肉痕齊截只是死後假作刃傷又如他物傷人結案式行兇器仗必須量驗大小堪否害人收斂聽候洗冤錄則云以靴鞋踢傷若不堅硬難作他物又云或額肘膝投頭撞致死並作他物痕傷按刑統非手足者其餘皆為他物舉手足為例用頭擊之類亦是但靴鞋既非手足得稱他物額肘捺撻頭撞正係手足頭擊之類靴鞋稱

他物倘以古驗法用之於今則致命者必得結案傷人者亦碍科罪今古不同若此  
出無冤錄附

### 四疑難雜說上

凡驗屍不過刀刃殺傷與他物聞打拳手毆擊或自縊或勒殺或投水或被人溺殺或病患數者致命而已然者勒殺類乎自縊溺死類乎投水聞毆有在限內致命而實因病患身死人力女使因被捶撻在自家自害自縊之類理有萬端並為疑難臨時審察且勿輕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常憲用戒澆漓

○吳已并粟肆竊財頃起鷄鳴之遁鎮衛奪物更加鷹搏之兇目傷既喪其明首從奚逃乎法馬王婦禍於優人欲報當年之侮慢承攘紂于善類自其同黨之效尤趙甲并刺血未乾復按偷奪之手周戊服親出首應科未戒之徒褚子移蘭妾于柳巷墜鞭者誰不寒心衛丑弄玉種于青樓施豨者何其愛利均有定議不致移情

○吳已軍未就輒萌睚眦之私挾忿收監致成行徑之惡故禁

有律秋絞安辟趙甲利月錢以自潤不顧伍內之無人查名數以懲奸豈識約中之有戊焉壬折侵邊粟四百石之例斬奚逃陳癸曲法嚇財十五兩之真贓盡露孫一以鎗斃地主故殺情真負明將缺蓋嬰兒主使罪當至于錢乙并或竊耕近地或越種邊田撥所求者不過升斗之盈而所罰者自于其肅之遺

○看滄外夷入貢 國禁頗嚴樸路版都遐知通記今那占此來在通運所有周戊等誑鬻之弊在會同館有李丁等潛誘之奸致鄭庚并以雲帛軍需高價而

凡檢屍疑難屍首如刃物所傷透過者須看內外瘡口大處為行刃處小處為透過處如屍首爛須看其原衣服比傷着去處如或覆卧其右手有短刃物及竹頭之類自喉至臍下者恐是酒醉攙倒自厭自傷如近有登高處或泥須看身上有無他故錢物有無損動處恐因取物失脚自傷之類

檢婦人無傷損處須看陰門恐自此入刀於腹內離皮淺則臍上下微有血心深則無多是單獨人求食頗人如男子須看頂心恐有平頭釘糞筒恐有硬物自此入進多是同行入因丈夫年之頗人年少之類

也

凡屍在身無痕損惟面色有青黯或一邊似腫多是被人以物搭口鼻及番搗殺或是用手巾布袋之類絞殺不見痕更看頂上肉硬即是切要者手足有無繫縛痕舌上恐有嚼破痕大小便處恐有踏腫痕若無此類方看口內有無涎唾喉間腫與不腫如有涎及腫即是患纏喉風死宜詳若究得行兇人當來有窺謀事跡分明又已招伏方檢出若無形跡恐是酒醉卒死多有人相聞毆了各自分散後或有去近江河池塘邊洗頭面去血或取水喫却為方相打了尚困乏



不顧孫丙以鬚鬣髯髯割至愛  
以求售迨那古之事畢西歸而  
趙甲等又挾夥劫處其伴虜分  
其賞裝况有朱午家為婿容留  
更有秦未等執囚擅殺諸犯不  
法甚矣所以館夫張三不自後  
而攬入者亦出趙甲等之強逼  
人也均科定典庶警永黎

趙甲始離青夷之許宿念已構  
于樊中繼乘行李在途糾黨眾  
劫其歸橐伴苗被殺首從宜梟  
鄭等國中禁器豈宜鬻化外之  
夫孫丙膝下襁雛填突作遐荒  
之大李丁等誘那古以私易無  
非狗害豈實為王遠市日以潛

通不過燭頭逐利秦二等處二  
盜於初執之時計將安出朱午  
容夥寇成分財之舉心欲何為  
均科約中之定典不致法外有  
遺奸

李丁以別駕縮郡符視帑金若  
路草聽人私囑黃堂之公恣安  
存照例懲奸白屋之為民當坐  
周戍欺藩伯下車之甫定輒混  
俸以盈囊際丙乘郡侯一面之  
初交遂求攬而黠貨其已身克  
糧支胡不察支牒之重王辛威

藉楚宗竟敢行主使之毆錢一  
苛翼虎起禍竟情已見於平時  
趙甲等詐徂難馴攬侵又成於

或因醉相打後頭拖落水滄死落水時尚活其屍腹  
肚膨脹十指甲內有沙泥兩手向前驗得只是落水  
滄死分明其屍尚有毆擊痕損更不可定作致命去  
處但一一劄上驗狀只定作落水致命最捷緣打傷  
雖在要害處尚有辜限在法雖在辜限內及限外以  
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註他故謂別  
餘患而死者今既是落水  
身死則雖有痕傷其實是以他故致死分明曾有驗  
官為見頭上傷損却定作因打傷迷悶不覺倒在水  
內却將打傷處作致命致招罪人翻異不絕更有相  
打分散乘高撲下卒死亦然但驗失脚處高下撲死

痕癢致命要害處仍須根究曾見相打分散証佐人  
凡驗因爭鬩致死雖二主分明而屍上並無痕損何  
以定要害致命處此必是被傷人舊有宿患氣或是  
未爭鬩以前先曾飲酒至醉至爭鬩時有所觸犯致

氣絕而死也如此者多是腎子或一箇或兩箇縮上  
不見須用溫醋蘸衣服或綿絮之類卷一飯又令件  
作行人以手按小腹下其腎子自下即其驗也狀後  
仔細看要害致命處

昔有甲乙同行乙有隨身衣服而甲欲謀取之甲呼  
乙行路至溪汀欲渡中流甲執乙就水而死是無痕



再犯褚子并為親誦過拙謀本  
鼯鼠之窮將寅因利漂屍苦肉  
有江魚之麥均科律例用驚官  
民

指揮孫丙等索武堅之財豕心  
已過于登隴于尸王辛等聽刁  
軍之策梟奸先試於同寅馮王  
毒侄謀官從父之良心安在陳  
癸順王置藥雀工之極典奚逃  
張烈蠱方浮自家傳受殃者何  
止一二褚子魚湯進以利剝殺  
人者立見須臾趙甲冒疏司馬  
之官意圖混襲周二捏素冢子  
之禍隙起初情李四咬口已行  
自謂計高莫破錢乙餽金被勒

奚能緘默無言

更目沈珊巨盜就擒論法當銷  
失事之責誰賞私匿揆情難免  
褫賊之條孫顯遠因發前謀劫  
之語輒呼夥寇以行克錢顯通  
乘境外貿易之由敢引醜夷而  
作細趙性術弄白雲惑愚民以  
異端之教耶棘跡替華地視國  
法若總髮之弁李春寺標蓋寺  
提莫大寺私捨囊橐請之好善  
吾不信也吳一共盜有親林八  
始謀終悟應分薄罰庶得情矣

海通身作白雲領袖心懷暮夜  
苞苴縱盜脫奸三尺之法紀安

也何以驗之先驗其屍瘦劣大小指甲各異黯色指  
甲及鼻孔內各有沙泥胸前赤色口唇青班腹肚脹  
此乃乙劣而為甲之所執於水而致死也當究甲之  
原情須有贓証以觀此驗萬無一失又有年老人以  
手搗之而氣亦絕是無痕而死也

有一鄉人令外甥并隣人之子將鋤頭同往開山種  
粟經再宿不歸乃往觀焉見二人俱死乃遂聞官隨  
身衣服並在牒官驗屍驗官到地頭見一屍在小茅  
舍外後項骨斷頭面各有刀傷痕一屍在茅舍內左  
項下右腦後各有刀傷痕在外者衆曰先被傷而死

在內者後自刃而死官司但以各有傷別無財物定  
兩相併殺一驗官獨曰不狀若以情作兩相併殺而  
死可矣狀其舍內死者右腦後刀痕可疑豈有自用  
刃於腦後手不便也不數日間乃緝得一人因仇併  
殺兩人縣案明遂聞州正極典不狀二冤永無歸矣  
大凡相併殺餘痕無疑即可為檢驗貴在精專不可失誤

五疑難雜說下

有檢驗被殺屍在路傍始疑盜者殺之及檢點沿身  
衣物俱在遍身鑣刀砍傷十餘處檢官曰盜只欲人



在計賄例終身之近成美逃  
圓孔等謀掠棺中之物詎知盜  
在空門輪淫病起之姬愈見惡  
盈塵世法滿錢乙法照娶少女  
而誘隣妻見上方之衣鉢孫氏  
李氏二姐其淫奔而歸借老有  
申中菁之貞風趙甲送子為  
僧吳戊終妻失節父道夫綱之  
罪宜懲周丁圖利嫁女李丁非  
假名求婚悖理亂倫之律允協

吏目沈珊賊司擊拆志切盈囊  
方非夥劫者就其擒乃敢真贓  
中匿其半巫癡厥取用警官和  
孫顯遠等聆爨火片語之謀群  
呼作盜錢顯通因夷奴一面之

死取財今物在傷豈非冤仇而何遂屏左右呼其妻  
問曰汝夫自來與甚人有冤仇最深應曰夫自來與  
人無冤仇只近日有某甲來做債不得曾有尅期之  
言然非冤仇深者檢官默識其居遂尋差人分頭告  
示側近居民各家所有鑊刀盡底將來只令呈驗如  
有隱藏必是殺人賊當行根勘俄而居民齊到鑊刀  
七八十張令布列地上時方盛暑內鑊刀蠅子飛集  
官指此鑊刀問為誰者易者一人承當乃是做債尅  
期之人就擒訊問猶未伏檢官指刀令自看眾人鑊  
刀無蠅子今以殺人血腥氣猶在蠅子集飛聚豈可

識深引剛關趙性左術鼓笙簧  
妖風已偃于十室李春非非法  
建方大異端深契乎中心周戊  
非施其財而徒其教趨向失途  
吳一仇其侄而掠其財尊卑有  
律他如林八始雖共計偶成一  
念之差終倖不行量懲杖百之  
罰

孫丙之盜印始焉雖出無心開  
箱私藏奸情已露矣復鈔蓋於  
蔣人之家則盜印之家則盜印  
之辜不辯自明也馮壬竊經兩  
刺當知洗悟胡為又聽孫丙之  
呼所謂狼子野心不取不已衛  
丑鼓錢私室曾不思 朝廷通

隱即左右環視者嘖亡歎服而殺人者叩首伏罪  
昔有深池中溺死人經久事屬大家因仇事發屍究  
官見皮肉盡無惟髑髏骨尚在累委官不肯檢驗  
上司督責至數人獨一官員承當即行就池檢骨先  
點檢見得其他無痕跡乃取髑髏骨洗淨執湯瓶  
細細斟湯灌從腦門穴入看有無細泥沙屑自鼻孔  
竅中出以此定是與不是生前溺水身死蓋生前落  
水則因鼻息取氣吸入沙土死後則無  
廣若有兇徒謀死小童行而奪其所齎發竟距行兇  
日已遠囚已招伏打奪就推入水中尉司打撈已得



室云云民間可得私乎三犯者總之為利忘軀罔顧森然名檢均科殊死更復何辭他若盜五馬之諸犯偷二饋之梟徒已稱不法矣更有翼虎噬人之樂戶弄假詒世之銀行此又聞者裂目酸鼻作舌按劍者也各查正律以懲之庶京師無良有所落膽

孫丙竊青箱而獲所蒙始竟無心假殊傲以蓋方符終歸故犯馮玉竊已矣而刺之外有度刑衛丑錢既私也三尺之灶當死鑄周戊等不秣正官軍及起盜畜兒囊之習趙甲不賣刀買犢

安言屠牛嗜殺之為錢乙有昧義利開頭圖賊納寇蔣八粧成机弓射地架禍設良鄭癸五既空群胡不牢控于意馬小紅七情愛賊豈能驅逐乎貪狼均科定憲不致遺奸

末順保靖一帶土國俗悍情梟官乃候寇民多虎翅遇爭爵則推刃闖牆界相隣則弱肉強食且也下為盜而上阿容彼受殃而此反奏咸常事也况有將領流官欺其愚而乘驢貨逐因術客投其地而交構匪維甚至夥勇冠以報私仇者是誠何心嚮漢人以窺小利者曾其太忍諸

屍於下流肉已潰及僅留骸骨不可辨驗終未免疑其假合未敢處斷後因閱案卷見初馬体寃官繼到血屬所供稱其弟原是龜胸而矮小遂差官更驗其胸果然方敢定刑

南方之民每有小小爭競便自盡其命而謀賴人者多矣先以棒樹皮番成痕損死後如他物所傷何以驗之但看其痕裏面深黑色四邊青赤散成一痕而無虛腫者即是生前以棒樹皮番成也蓋人生即血脉流行與棒樹相扶而成痕若以手按着痕損處虛損即非棒皮所番若死後以棒皮番者即是無散遠青赤色只微有黑

色而按之不堅硬者其痕乃死後番之也蓋人死後血脉不行故棒不能施其效更在審詳原情屍首痕損那邊長短能合他物大小臨時裁之必無踈誤凡有死屍肥壯無痕損不苗瘦不得作病患死又有屍首無痕損只是黃瘦亦不得據所見只作病患死檢了切須仔細驗定因何致死須此等檢驗不致悞人也

凡疑難檢驗及兩爭之家稍有勞力須選慣熟伴作人有行止畏謹守分貼身並隨馬行飲食水火令人監之少休以待其來不如是則私情行矣假使驗得



犯均惡之媒罪之魁美相應  
法重懲以為楚地夷風之戒

知縣劉成製錦百里已非滿樹  
之潘公穢臺高盈有愧一錢之  
劉守駐紮即籍成遣何辭鄭角  
寺堯父骸而移祖塚為惑堪輿  
慶渠魁以流徙徒用彰法網張  
牛并貪賄朋奸自蹈夫三尺之  
約鄭氏并受賞息訟無心于九  
世之仇韓萬揆音囊為音蚨之  
計仁術豈汝歸乎鄭王倚族長  
勸族事之和卿愿斯人是也均  
有常憲益盡遺奸

西貝有喪之家富者不吝百金

甚實吏或受賂其事交官吏獲罪猶庶幾變動事情  
枉致人命事實重焉

應檢死人諸處傷損並無不是病狀難為定驗者先  
須勒下骨肉次第等人狀訖然後剝除死人髮髻恐  
生 前被人將刃物釘入顛門或腦中殺害性命  
被殘害死者須檢齒舌耳鼻內或手足指甲中有簽  
刺弄害之類

凡檢驗屍首指定作被打後服毒身死及被打後自  
縊身死被打後投水身死投水身死之類最須見得  
如此申上世間多有打死人後以藥灌入口中誣以

而尋山厝極術者不遠千里以  
獻地求賞借之尚也其來久矣  
今鄭角因父之佳城未卜而韓  
萬遂以角祖之幽室愚弄之彼  
鄭角者不思祖與父同一天親  
也彼自愛其父而九泉獨不有  
愛於文字味乎此乃問計於鄭  
壁助力於陳雷等夜半發祖骨  
而入父棺忍亦甚矣迨事敗官  
司且以神錢廣運鬼路私行致  
一派之隸匠受賍引綿百里之  
令尹貪貨縫針復虞鄭氏等禍  
柄未除又以三十金

自服毒藥者死後用繩吊起假作生前自縊者亦有  
死後推在水中假作自投水者一或差互利害不小  
今須仔細點檢死人在身痕傷如果不是要害致命  
去處其自縊投水及自服毒藥皆有可憑實跡方可  
保

通制獄官條內病囚分数刑部准太醫院拘諸路醫  
李提學司會集數官檢閱經書每以十分為率有得  
病一二分之輕漸至八九分之重而至十分方死者

有得病便至十分難治而死者有得病便至十分難  
治而死者真心心痛真頭痛且  
症五臟絕閉脉道不通

金耗鄭王而私息之其深奸至  
計蓋欲蓋而弥彰美諸犯擬死  
擬成擬衝郵咸法當情真者也

擬成擬衝郵咸法當情真者也



若曰肺石之旁有冤鬼則失斷之咎本府任之矣

指揮張寅蘭拆計疎莫詰醜吏之渡漢錢藝念重復容閩客之奔胡狂賊既獲搆成奚遜鄭戊辛乘黃夜之無知禍心方萌于死骨偶牛崗之泰巧劫情復逞于孤商衛丑刃佳人之頭携之歸露叔氏之眸惟其首盜情當有故殺宜懲刺猛虎脫左袵而入中原計將安出峻華人以營審利心欲何為諸犯均科斧鋸之誅用示華夷之戒他如趙乙出雁門之開能還歸本所減二寺之死刑鄭福置鳳頭之叙而

氣不往來譬如墮溺而死者是也原夫患病之人有得之輕疾易愈者有自輕至重而死者亦有危急之症不及治而死者特繫危之囚身被桎梏心懷憂苦與常人不同故得病便至十分者尤為難治大抵死於久病痼疾則刑軀瘦弱腹肚低陷或卒死暴亡則死形不類急病之輕重自有分數而死之遲速各有其因不可以一緊論條格詳明既有所守當奉行惟謹可也

造畜蠱毒賣毒藥害人性命各有常刑宋孝武時沛縣唐賜往北村朱起母彭家飲酒遂得病吐蠱蟲

僭越常關當一百之贖杖

趙春窩寇多年造謀深夜半途而廢斷腸之意痛難禁一貫既分斬首之極刑安免錢乙并城非不高也乃敢越都城以行劫法非不慎矣胡為惟國法以求誅他如馮十乘四顧之無人掘衣空地王六昧各物之有主拾利私囊吳三妻產先歸為救生而脫死陳名寺盜賊分匿皆懷利以恣刑各科情中之定律諒無法外之遺奸

指揮張寅心懷狙詐氣匪膺揚既握北關之鎖鑰惟貪南客之

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氏刮腹出病唐死後張氏自破視五臟悉糜碎但盡有種罕能究悉事涉左道不可

周知禁治毒藥雖名項備具然而脯肉亦有毒故唐律云曾經病人有餘者速焚之人有草毒蠱毒酒毒

果實毒菌葷毒金石毒如食經禁忌乾脯不得入黍米莧菜不得和蟹肉之類未易枚舉又其毒自外入

者如蟲蛇所傷則微有齧損可以致死狂犬所傷或至瘡乾而後死大凡中毒率皆曖昧至若屍首發變

亦類中毒檢覆之際不可不仔細明○又有本是中

毒輒驗稱服毒者尤宜仔細出無冤錄附



苞苴絞隨至罪與情符錢乙  
寺發塚孤崗九泉人遺身後之  
慘劫財獨客三尺法宜眼下之  
誅衛丑因佳人倦睡于洞房填  
使頸流紅淚雖堂叔首情于公  
室難饒身掩黄沙刺猛虎羊入  
虎群不顧羶毛之詫目趙乙人  
逃大地祇緣金室之傷心鄭福  
有厭裙布荆釵替踰珠翠趙甲  
欲尋錢農利海豈畏閩津各查  
明條之罰少懲不古之風

指揮張寅藉邊關而作龍斷之  
他假盤詰而為谿壑之媒鎖以  
財開人賄賄出真贓既敗雜絞  
冥逆錢乙寺發塚與劫態並行

良夜之亮情盡露死骨與生心  
共憤即時之磔首宜科衛勇竊  
在釵梳斬斷玉人之春夢情因  
叔首死于廷尉之秋刑刺猛虎  
不念華夷有限胡為作細閩中  
罔思網紀無私豈得再全首領  
他如趙乙出境易金珠盈利藪  
而虧法網鄭福踰關營室飾美  
時目而惡古心成其出境杖其  
喻開

指揮馮已熱心射利燭勢欺公  
舍弟鬻曲山之物國禁安存查  
例有比塞之戎家長當坐百力  
趙甲寺宣淫自恣不思禮與色  
熟輕携利來分豈識害與財兩

### 陸初檢

告伏切不可信須是詳細檢驗務要從實

有司任公吏使之察訪或有非理并說且聽來報自

更裁度左右人不得鹵莽

初檢不得稱屍首壞爛不任檢並須指定要害致死

之因

凡初檢時如体問得是爭聞分明雖經多日亦不得

定作無憑檢驗招上司問難須仔細定當痕損致命

去處若委是經日久變動方稱屍首不任擺撥

初檢屍有無傷損訖就驗處襯篋屍首在物上復以

物蓋候畢周圍用灰印記有若干枚交與守屍弓手

蒼正副隣人看守責狀附案交與候檢免致被人殘

害傷損屍首也若是疑難檢驗仍不得遠去防檢驗

異同

### 柴覆檢

與前檢無異方可保明具申萬一致命處不明痕損

不同如以藥死作病死之類不可既案前檢受獎稟

檢者焉可不究心察之恐有連累矣



須相逐周丁生子娶以傷風馬  
庚翼兒奸而醜禍均非慈愛之  
直心鄭丁割妻恩而逼嫁張氏  
皆夫義以他從成負絲羅  
之結髮王辛陳王挾言蠹政刁  
情益亦有年丁兒戊兒巧咲娥  
眉迷魂已非一日各科適中之  
憲用懲不古之風

梅王家居北隴友善西恙暗泄  
細柳之兵机復作荏苒之老寇  
人中巨蠹罪重元魁桃紅等行  
劫於金谷之園分贓於牡丹之  
舍雖曰得情勿喜其如死有餘  
辜謝樂因睨西子之芳容忽然  
奪魄敢跳東墻之脚出遽行姦

與梅王弄均一擬死用警輕生  
他如王春尋芳有酒何須挾彈  
以遊春放彈傷人不顧遺郵而  
計日謝三鬚可斷於吟詩之際  
而不可拔於路閣之時陶松言  
可責于知理之天而不可加于  
無良之輩各宜薄罰豈得無科

知事魏義奉委而納賄於總催  
已失幕僚之廉介巡檢楊已獲  
奸而受金於盜販頓忘開拆之  
官箴錢乙并駕巨艘而衝巨浪  
拒捕死有餘辜趙甲造偽引以  
蓋偽符事敗罪應擬僻如衙門  
之蠹傷棍之奸皆倣效以成風  
查重輕而示罰

檢得與前驗此小不可迂就改正果有大段違戾不  
可依隨更再三審問千係寺人如衆稱可變方據檢  
得異同事理供申不可據已見便變易

更檢如屍經日頭面胖脹皮髮脫落唇口翻張兩  
眼迭出蛆虫唾食委實壞爛不堪措手若係刀傷他  
物拳手足踢痕處處方可作無憑更檢狀申如是他  
物及刀傷骨損宜衝洗仔細之即須於狀內聲說致  
命根因豈可作無憑檢驗申上

覆檢官驗訖如無爭論方可給屍與親屬無親屬者  
責付本都埋瘞勒令看守不得火化及散落如有爭  
論未可給屍且掘一坑就所簞物掘屍安填坑內  
上以閉扇蓋用土番瘞作堆周圍用灰印記俟後來  
官司再檢覆仍責看守狀附卷

### 捌驗屍

身上件數○正頭面有無髮長若頂心顛門髮際額  
兩眉兩眼或開或閉如閉擘開鼻兩鼻口或開齒舌  
若自縊舌有無咳胸兩乳女人兩心腹臍小肚玉莖陰  
有無抵齒女人兩兩脚兩腿膝兩脚臄  
裹女人言產門又言陰門兩脚兩腿膝兩脚臄  
兩脚腕兩脚面十指爪



○梅玉始泄王閔之消息致凱歌未奏於春前既掠金谷之佳貨

知死期不待于秋後批紅苜家無恒產藉夜劫而醫眼前之瘡

國有常刑速市誅以舒民間之怨謝樂遊春樓婦芳心與淫態

同張王春放彈傷 豪人性典究情並逞王奢無論其廣神錢

以誨盜且科諭分之條謝三休問其冀主惡以行奸祗正拔鬚

之罪各皆使首諒亦輸心

○通判聶辛官叨五馬之佐守乏四知之廉入財出死惟知橐裏

有錢神重獄輕申不顧案頭多

怨鬼典受賍之得吏度法之積書均科近成用刑類風即丁呼

虞不續致佳人自刃於吳釣愛比減食券姑使老姬倏滅于風

燭斬有律矣罪何辭烏龍戾不諫反而助交強奪之徒宜懲帝

王為掩辜而獲辜行求之罰安免趙大趙二兄逐妻弟逆母已

乖天性之良苗乙魏丙彼博奕此樗蒲豈是資身之術情雖有

異杖決無殊

○孫丙等因醉豪家之私酒遂償漕艇之官粮賤本赴夫未開國

法罪應贖杖奚道王童衛丑并借布順卿情豈識久假不歸之

借布順卿情豈識久假不歸之

翻身腦後乘枕項胛背脊腰兩臂辨有無穀道後腿  
兩脚腿兩腿肚兩脚跟兩脚板

左側左項下腦角太陽穴耳面臉頸肩膊肘腕臂手  
五指爪全與不全或拳與不拳曲腋脇膀外腿外膝外臚外脚

裸

右側亦如之四縫屍首須躬親看驗頂心顙門兩額

兩太陽喉下胸前兩乳兩脇心腹腦後乘枕陰囊穀

道并係要害致命之處如人看陰門兩乳於內者一處有痕

損在要害或非致命即令作指定喝起

衆約死八年幾歲臨時須仔細看顏貌供寫或問血

屬究真

凡檢屍先令焚燒蒼木皂角方詣屍前檢畢約二三

步令人將醋潑炭火上行從上過其穢氣自然去矣

或用蘇合香丸塞鼻孔亦可或用真麻油塗鼻孔邊亦可

爰備葱椒塩白梅防其傷痕損不見處藉以擁掩仍

用一砂盆并搥研上件物

凡檢屍須在專一不可避臭惡切不可令作行人

遮閉王產產門之類太有所誤仍仔細驗頭鬚內穀

道產門內慮有鉄釘或他物在內

四縫屍首切須仔細躬親看驗頭上頂顙門乘枕左



弊韓辰井薄糧克脚價竟忘典  
守毀積之銀錢乙一杯綠醅換  
成滿廬瓊膏李四數輛輕車致  
勒及囊重利張三以証人作生  
涯情同胞趙田以負債為得  
計誼失梓桑褚子弄親朋可濟  
以麥舟而不可附以糧鷄沈印  
牙保可苦干私室而不可貸以  
官錢均干爽鳩之誤用懲狐鼠  
之奸

○  
却二因懷賄賂起謀情呼奴  
預訂支體之言迨歐果肆分冤  
之畫首凌斬罪當法宜趙二逼  
二禽而作公選之塵霜飛六月  
郭三勒匹婦而為冤孽之鬼旱

恐三年期一不思物各有主胡  
可欺六尺之孤孫丙弄罔念邊  
窟有條安可逃万里之役以上  
諸犯氓編自有定例遣更復何  
乱他如媒 媽陳氏既不解月  
老繫足之書豈非作御溝流荒  
之事無知犯法量擬不應

指揮張札縮符俱所官之許改  
名縱刁弁之奸法紀既遠明條  
豈有趙甲王辛取戮而失律長  
子帥師之責謂何錢乙季丁訟  
僚首而屢逃誤國欺公之罪有  
據均科贖杖用警管和他如馬  
壬井奪車斷臂一死尚有餘辜  
周戊井鬻馬圖財雜斬還隨枷

右兩額角太陽髮門項下及當心左右兩脇上下小  
腹左右及陰囊玉莖腦後左右兩肋處并係緊切虛  
怯要害致命之處慮有他故於內若一處有痕損在  
要害致命處或非致命處並即件作指定揭起○方  
可押兩爭人及親屬干繫見認了各即令書押格自  
驗狀訖出

被傷處須仔細量長闊深淺大小定致死之由  
件作行人受囑多以蒞一作蒞草投醋內塗傷損處皆  
不見以葦汁解之則見  
人身軀本赤黑色死後變動作青臚色其痕不見但

有可疑處先將水洒濕後將葱白拍碎令開塗痕以  
醋蘸紙蓋上候一時久除去以水洗其痕即見  
若屍上有數處青黑將水滴放青黑處是痕則硬水  
住不流不是痕處軟滴水便流去  
驗屍并骨傷處痕跡未見用糟醋潑奄屍首於露天  
以新油絹或明油兩傘稜欲見處迎日隔傘看痕即  
見若陰雨以熟炭隔照此良法也或更隱而難見以  
白梅搗爛攤在欲見處再攤卷看猶未全見再以白  
梅取肉加葱椒搗糟一處研拍作餅子火上煨極熱  
烙損處下先用紙襯之即見其損



例朱午葺潛順城之門無非避  
轅門之後查發標之法姑懲法  
外之懲

○  
司獄胡仁狂狴是典圍籠失嚴  
不緊籠素於平居之時致惹干  
戈於蕭牆之內姑擬贖杖仍復  
原官趙甲非本釜中之魚也尚  
圖脫釣而洋波陳葵非漏窩家  
之網也復敢逞兇而劫獄均科  
磔首之刑用示梟心之戒他如  
韓辰假谷情真出神之誅安免  
呂亥追囚誤殺過失之罰奚逃  
稽氏不念結髮深恩首良人而  
泄公曹房因懷傷眸極怒刃數  
賊以伸臂各本足憲允協厥辜

百戶劉安籍先人之錦衣世爵  
作富客之居停主人千金納級  
百計誑財賍跡既直邊戎允協  
蔡文明弁財虜耳納街而營實  
授空懷淨隴望蜀之心趙甲非  
賣菜備耳夥黨而騙發賞盡露  
老奸巨蠹之態陳王非假崗宦  
以詔人王一非捏校軍而緝事  
陽為落膽之驚陰作分贓之堪  
此事都中明禁頗疾柰何奸人  
蔑法愈甚均應痛剔以戒刀風

○  
吏書李丁非托役監司專心利  
市始受能漸之暮金聯奸持獲  
復學筆案頭之夜火聲引焚燃

昔有二人聞毆俄頃一人仆地氣絕見証分明及驗  
出屍乃無痕損檢官甚撓時方寒忽思得計遂令掘  
一坑深二尺餘依屍長短以柴燒執將所檢屍置坑  
內以衣物裹之良久覺屍溫出屍以酒醋淡紙貼則  
致傷痕傷遂出

檢會通制結案式內毒藥死屍以銀釵探入咽喉中  
少時取出其釵黑色認是中毒致命今司縣間如遇  
檢稟一應屍首並用銀釵試探但告稱中毒藥服毒  
身死者事多瞬昧全憑銀釵定驗虛實節係切要法  
物據所用銀釵作行人多是臨期取辦於里正主

首或隣佑人等及被害之家殊不知自令市舖工匠  
打造銀器濫偽不真倍稱倒三七者即三分是銀七分是  
銅或半真半假者有之釵銀假偽才觸穢氣其色即  
變難以辨明遂致冤枉泰詳事關乎人命釵稱為法  
物用之定驗乎決是非若臨事取辦于民則情弊豈  
端啣冤負屈者豈奚理宜官為監臨工匠用足色花  
銀成造以官對牌試驗鑿記封號臨期作驗屍用度  
亦紀究濫之一端也

出無克  
錄附

擁番檢訖作行人喝四縫屍首謂屍仰臥自頭喝  
頂心顙門全額全兩額角全太陽全兩眼兩眉兩耳



貫盈之惡已徵枉法之條無赦  
弓兵吳巴克巨鎮之巡欄藉稽  
盜為騙局書諾於主司之前苞  
首於私商之手與李丁等各擬  
近成求協款重趙甲盜敗有年  
搜其海之利已盡資机無教帶  
私場之貨甚多鄭庚操毀引之  
計意在混領而豐文逞毆僕之  
克情起挾分而激忿均稱吞舟  
之鯨宜科逆駟之因他若巡檢  
周戊抱關是賊胡可作抱膝之  
夫自縱既疎乃又偏姑懲薄罰  
仍復原官

趙甲叨州幕之賤受押餉之差  
任攬任侵不查不究卑操守之

無議姑贖配以還官大便衛丑  
賤居委吏三十金之暮賄頗多  
撥典將當責在監收二萬束之  
私情難掩錢乙周戊鄭庚侵銀  
之贓 數不同均稱茂法之大  
蠹馮壬寺沈卯寺騙財之情狀  
各異總為結黨之豪奸諸犯罪  
分輕重例遣求終他如王辛盜  
人雖經姪首國兄尚有成懲李  
丁官差豈得覓人坐贓自應俛  
首鄭大兄挾弟之財感凡人者  
有五寺王小住告叔之罪犯家  
人者得免科

錢乙孫丙周戊官叨先人之世  
祿賤稽邊徽之潛奸幕夜受金

兩腮兩肩並全胸心臍腹全陰賢全煩人云產門全 女人云陰門全  
兩髀腰膝兩臚兩脚面十指爪并全  
左手臂肘腕并指甲全左肋并脇全左腰膝及左腿  
脚并全右亦如之

翻轉屍腦後乘枕全兩耳後髮際連項全兩背胛連  
脊全兩腰眼兩警并穀道全兩腿兩後腓兩腿肚兩  
脚跟兩脚心并全

從頸檢起解下頭鬚量長短少擘開頭髮檢頭上頂  
門連顛門有無他故左右兩太陽穴有無他故兩眼  
壁開看雙睛鼻孔齒舌有無他故兩面臉看有無

刺號大小字樣行數或已用藥取痕跡黯溲及成疤  
癩可取竹削一篋手於痕處撻之即見兩耳連唯下  
有無他故左右兩大小臂連手指并掌心手背十指

甲有無他故有無 刺字八心胸乳房至臍有無他故大肚連  
小腹下有無他故左右兩脇筋有無他故陰囊外腎

玉莖有無他故婦人產 門處左右兩大小腿連脚底板十  
指甲有無他故○翻轉死人合面檢腦後乘枕項後  
有死他故背看有死瘡杖及灸跡腰脊  
有死他故臀看有死新舊官杖痕有死 膿血蓋門有

無他故看其人約年及少身長及少平寬將軍人長 五尺二寸百姓  
長五尺 煩人長四  
尺五寸此大約也 屍看某處有傷損磕擦痕或青黯



縱狡商如履無人之境立功有  
刑遣武弁以克統城之戎趙甲  
因言逞怒頓起斃人之克用棍  
成傷奚適秋斬之典趙甲奔走  
南北之區搜利已足矣胡為又  
興夾茶之謀節度侵費宗藩之  
祿獲罪已深也乃敢復起京師  
之遁均應擬戍久協厥辜他如  
李丁吳已總皆好貨而招尤福  
童咸是越閔而致罪各查應得  
之徒諒無枉縱之訟

錢乙始作狗盜而逃法網復誘  
錐程以卸明瓊賄賈已盈自于  
項枷之刑竊誑並犯應克血刺  
之徒趙甲恃囊家之老猾藉賄

局為生涯邪日呼盧定是負人  
而勝已一朝敗局豈知莊重而  
辜深周戊索價逼人致縊法有  
明條孫丙謾藏起人以偷杖亦  
當坐他如吳庚竊毋釵而出賭  
雖曰弱質無知不稟命以用財  
宜科贖杖是警

○  
錢乙家無恒產人喪良心慣竊  
有年久漏公庭之法網呼盧好  
博更誑富室之嬰兒血刺克勤  
情律允協趙甲以遊手而開賭  
局藉誑騙以作生涯跣足擲明  
瓊具見囊家之態操謀迷惡少  
尤徵巨蠹之奸配以衝徒挽其  
陋俗周戊賂物索歸乃坐商之

紫黯黑黯並量見大小深淺分寸定執致命之因某  
赤腫處有雕青灸盤瘡癩開馬新舊有無膿血其處有見  
患疥癬癰疽瘡其處有暗記之類並一一聲說如無  
亦用開馬出無究錄附

### 玖洗卷

宜夏後備糟醋○櫛屍紙惟有藤連紙白抄紙可用若  
竹紙見鹽醋多文恐浸損屍體  
搨屍於光明平穩地上先乾檢一遍用水衝洗次將  
皂角洗滌死垢膩又以水衝蕩潔淨洗時下用門扇  
簾席櫛不惹塵

土洗了如法用糟醋擁覆屍首仍以死人衣服蓋蓋  
用者醋淋又以薦席卷一時火候屍體透軟即去蓋  
物以水衝去糟醋方驗不得聽行人說只將酒醋潑  
過痕傷不出

○  
初春與冬月宜執煮醋及炒糟令熱○仲春與殘冬  
宜微熱○夏秋之內糟醋微熱以天氣炎熱恐傷皮  
肉○秋將深則用熱屍左右手肋相去三四尺加火  
燴以氣候差涼○冬雪寒凜屍首僵凍糟醋雖極熱  
被衣重疊擁覆亦不得屍體透軟當掘坑長闊於屍  
深三尺取炭及木柴遍鋪坑內以火燒令通紅多以



刑部律  
常務逼人致縊亦恣性之猖狂  
擬以威逼之條應無枉縱之誤  
吳庚趙庭有訓胡李賭而不孝  
詩科杖是懲戒乎前而警乎後

醋沃之氣勃動然方連擁庵法物襯篋擗屍置於坑  
內仍用衣服覆蓋再用熱醋淋遍坑兩邊相去三四  
尺復以火烘約透去火移屍出驗○冬殘春初不必  
掘坑只用火烘兩邊看卽候詳度

湖南風俗檢死人皆於屍傍掘一坑用火燒紅去火  
入屍在坑內澌上糟醋又四面用火逼良久扛出屍  
或行兇人爭痕損或死人骨屬相爭未肯認至于有  
三四次扛入火坑重檢者人屍至三次經火肉色皆  
焦赤痕損愈不分明行吏因此爲奸未至一兩月間  
肉皆潰爛及其家有論訴差到聚檢官時已是數月  
止有骨殖肉上痕損並不得而知火坑法獨湖南如  
此守官者宜知之



